

# 有你們真好

## 一走過那段教改的日子

■ 劉佳蕙 第九、十任校長

在歡渡明倫國小四十週年校慶，除了慶祝之外，對過去的省思，也是一種成長。就讓我來說說故事！也讓大家共同回憶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們是被那些教育思潮、教育理論，那些社會脈絡推著我們向前走？

一個學校的經營，絕對不是一個校長的力量可以完成。在明倫國小的二千多個日子裡，是混和著希望與失望、快樂與眼淚、成功與挑戰的滋味。雖然最後我選擇放下校長的工作，如果在明倫國小還找得到一些蛛絲馬跡，可以感到「我們那個時代」曾經活在這裡，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

### 跳出開放教育，重新建構戶外教學

---

剛到明倫國小時，臺北市國小正在推行開放教育。從社會脈絡來看，教育改革是對傳統教育的反動。社會大眾對於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充滿殷切的期望，「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是大家的共識。許多人沈醉在「夏山學校」的烏托邦，於是開放教育來勢衝衝，有如一股銳不可擋的力量。明倫國小首先以戶外教學作為實施開放教育的一部份。記得當年我幾乎每週都看到遊覽車停在校門口，老師、學生及家長興沖沖得出門去，然後帶著紅撲撲的臉蛋與滿足的笑容回來。

「戶外教學」雖深受學生與家長的歡迎，但是以當時的課程結構而言，一天或半天的戶外教學，多多少少影響原有的上課時間，必須趕進度才能完成既有的教學進度。教學現場常常陷入「兩難」的情境，過度強調「兒童本位」可能會失去某些重要知識的熟練度；反之過度強調「教師本位」可能失去兒童學習的樂趣。

最重要是「如何掌握開放教育的真諦」，就如同許多人陷入「民主式的管教方式」、

「民主式的領導方式」的迷思，亦即民主不是放任，而是依循一條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來運作。因此「教育的本質是什麼？除了快樂學習外，似乎基本的知識、學習習慣的養成，也是不可偏廢」。我們在進行學校的教育，往往看到其美好的一面，而忽視其限制的一面；Gardner（1995）在「超越教化的心靈」一書第十章，有關美國教育的求解之道，亦提到基本技能的限制及進步主義的限制，正是國內教育的一面鏡子。

---

## 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玩多元智能

---

自從民國五十六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在教育行政單位與教學現場在課程設計上，的確從未思考過要如何一貫。在教育改革的訴求下，九年一貫課程也是時代背景與社會脈絡的產物。我曾經閱讀當時許多有關的文章或是研究報告，無不提到「教育改革一定要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可惜九年一貫課程還是無法跳脫由上而下的窠臼，在不是大多數老師已經具有共識、專業發展從被動的研習轉變為主動同儕對話、反省性教學檔案的建立，實施大幅度的教育改革，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尤其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看有關知識的再建構歷程或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有關人對概念、態度的改變，要求「教師」接受九年一貫課程的概念、內涵、應用的能力，絕對不是短短一、兩年可以完成，更何況他們還要學習教材編選與課程設計。

因此，我當時接觸到；Gardner<sup>註</sup>的多元智能理論，深深覺得它是可以在影響課程改變最少，而以教學方法改變，讓學生可以發展他們的潛能。因此當年我大膽地同意老師們不申請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實驗學校，希望帶著老師們開始一起來玩多元智能理論融入教學中。在這一次小小實驗中，我找了幾位老師開始閱讀有關多元智能理論的英文書籍，可惜我們無法逃脫教育行政單位一次次的要求進行九年一貫課程的研習活動，種子才萌芽，卻沒有適當環境成長，一個未成形的讀書會就胎死腹中。

---

## 從英語教學到國際交流

---

當年我在明倫國小推行英語教學，迄今仍感謝家長的捧場。但是英語教學的成效一直未達到我的預期的目標，深深感到遺憾。回想起來，英語教學要成功，教師的理念、家長在家庭中的協助以及行政上的支持，缺一不可。首先，在國小實施英語教學缺乏經驗，尤其是對於「班級中英語能力不同的孩子」如何進行教學的經驗是完全空白。其次，英語教學不是英語教師一個人的工作，而是全校老師都需要去營造英語情境。而教育部急就章式的「職前英語師資班」，當時的考試只是重視英語能力，無法瞭解他們的教育理念、班級經營能力、教材教法的能力，導致這批老師在教學現場，出現狀況也是難免的。

記得我當年曾提出進入明倫國小的新老師，都需要考英語能力，應徵英語教師者，需以英語寫教學活動設計的主張。可惜，教評會多數委員仍有疑慮，擔心形成一種強迫老師

學英文的壓力。其次，引進外籍教師困難重重，而且國內英語教師對外籍教師的負面態度，加上法規未通過聘請外籍教師，英語教師對學校英語教學目標缺乏共識等等，這些都是推行英語教學的不利因素。當年我常參加校外坊間的英語教學工作坊時，是一個「寂寞又特別」的校長。我真得很拼命在校外吸取新知，卻缺乏「舞台」讓我演出。我記得有一次在校外遇到Mr. Michael Cahill，他對我說：「大家都認識你，因為你很難得，擔任校長還來參加這個活動。」

人是要廣結善緣的，明倫國小有機會與「摩理小學」結為姊妹校，是好友譚瑜華女士牽的紅線。教育部駐休士頓前文化參事劉慶仁博士，有一次在教師研習中心與我碰面，談到譚瑜華女士，他很驚訝我居然認識在美國中西部相當有名的譚女士。明倫國小與摩理小學兩次到美國參訪的交流活動，是我以擔任校長的角色或以臺北人的角色而言，都是成功地介紹中華文化到國外。事實上，我更感覺到我從摩理小學學得更多。尤其是校長Schwartz女士熱情招待，還幫明倫國小募了一些英文課外讀物，這都是明倫國小的福氣。國際交流的工作在國小進行是相當高難度，我當年幾乎每個月都和Schwartz女士以電子郵件溝通，以維持友誼。在退休前一個月，我前往臺北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參加「如何進行國際交流的研習」，主講者淡江大學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陳惠美主任，特別提到國際交流要注意「對口單位」，她說：「你是校長，寫信給對方校長絕對是正確的。」

在時間的流逝下，國際交流在臺北市已經變得很稀鬆平常了。但是不把握機會，很快就失去先機了。記得譚瑜華女士曾說過：「孩子是一張白紙，美國小孩一定知道有一個明倫國小來自中華民國；他們一定會記得臺灣的」。退休前，我仍在努力嘗試用視訊會議方式進行交流。雖然，我也知道有人認為明倫國小的國際交流是不切實際的，有人認為要由近而遠。「緣分到了，躲也躲不掉，何況由近而遠，就一定找得到學校來交流？」

---

## 重回多元智能培養未來領袖

---

在明倫國小的最後一年，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王振德教授指導下，我們重新回到多元智能理論，以人際智能、內省智能轉化為人事智能，進行領導力的課程規劃與實驗。這個課程實驗，原先是預定在國語實小與明倫國小同時進行，因為課本的版本不同，加上國語實小擔任教學實驗工作過多，不得不退出。明倫國小很難得有這個機會進行此課程實驗，因為「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我相信這批接受實驗的學生，最後仍有開花結果的機會。

我在明倫國小從民國八十六年至民國九十二年，在六年當中，正是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進行，我曾努力作一個好舵手，感謝當年的同仁，攜手渡過改革的驚濤駭浪。今天明倫國小已經四十週年了，是大同區最年輕的學校，當年一群伙伴為它描繪的願景，只有在家

長完全信任校長、老師，讓教育專業回歸教育專業者；教育工作者，更要不斷持續其專業發展，願景才有機會真正實現。願明倫國小永遠存在，給孩子們一個亮麗的人生。